

哲人石  
丛书

Philosopher's Stone Series

当代科普名著系列



# 盛装猿

人类的自然史

Hannah Holmes

**THE  
WELL-DRESSED  
APE**

A NATURAL HISTORY  
OF MYSELF

汉娜·霍姆斯 著  
朱方 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History Press  
An imprint of Bloomsbury Publishing



**Blackwell History**



**1850**

**THE AMERICAN WEST**



**1850**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WEST  
1850

**THE AMERICAN WEST**

**1850**

**THE AMERICAN WEST**



哲人石

Philosopher's Stone Series

丛书

当代科普名著系列

# 盛装猿

人类的自然史

汉娜·霍姆斯 著

朱方 译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装猿:人类的自然史/(美)霍姆斯  
(Holmes, H.)著;朱方译.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  
出版社,2010.12

(哲人石丛书·当代科普名著系列)

ISBN 978-7-5428-5118-5

I. ①盛... II. ①霍...②朱... III. ①人类—进化—  
历史—普及读物 IV. ①Q98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9989 号



哲人石丛书

立足当代科学前沿

彰显当代科技名家

介绍当代科学思潮

激扬科技创新精神

---

策划

潘涛 卞毓麟

## 对本书的 评价

本书充满了奇特的事实和引人入胜的神秘问题，将执着的研究工作与生动幽默的语言结合在一起，将我们这个物种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始面貌展现出来。

——萨瑟兰(Amy Sutherland),  
《枕边的驯兽师：动物训练王国教会我  
如何爱与生活》  
(*What Shamu Taught Me About Life,  
Love, and Marriage*)一书作者

霍姆斯交出了一份关于人这个物种的精彩概述，既有最优秀和最差劲的方面，也有美和丑的方面，甚至是肮脏的一面。

——诺雷尔(Mark Norell),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生物馆主席兼  
馆长

强烈推荐……[霍姆斯]幽默又清晰地描绘了关于智人这个物种的事实、故事以及希望。

——《图书馆月刊》(*Library Journal*)

严谨的科学和优秀的写作相遇——令人愉悦。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 内容提要

盛装猿，即人，是一种奇怪的哺乳动物。这种动物频繁地交配，大吃特吃以至于危害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做出各种标记以圈定自己的领地……这种动物自认为精巧、聪明，在各方面均优于其他动物，但是，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在这本诙谐幽默且富于教育意义的书中，科学作家汉娜·霍姆斯以智慧、谦虚而深刻的洞察力审视了人这一物种——灵长类动物中最怪异、最迷人的一种，莎士比亚笔下的“万物之灵”。（注意！这种审视首先以她自己为观察对象！）她化身为一位见闻广博的科学导游，引领我们发现人作为动物界的一员，也是进化的产物，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是可怜的劣等动物。当然，没有哪种动物像人一样具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以及应对自然界的挑战、改变自身或环境的能力。人类具有的这些非凡特质令其扩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同时很不幸，也引起了全球变暖等不良后果。读完本书，你便会明了一种身为“人”的新意义。

## 作者简介

汉娜·霍姆斯(Hannah Holmes), 科学作家, 毕业于美国南缅因州大学。《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洛杉矶时报杂志》(*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发现》(*Discover*)、《户外》(*Outside*) 等多家杂志的撰稿人。著有《郊外旅游者》(*Suburban Safari*)、《尘埃的秘密身世》(*The Secret Life of Dust*) 等。



献给我的父亲 P·K·霍姆斯(P. K. Holmes)博士，  
一位真正的生物学家。

## 致谢

为这本书我动用了众多社会资源。人类是充满责任的社会动物——没有社会力量的支持,我们无法生存。同时,人类也是有远见的动物。因此,人类经常在社会这所大银行里储存和提取,为了获取回报而努力建立声誉。不过,由于本书涉猎广泛,需要各行各业的读者来发现其中的错误,并对语言进行掌控。我已经倾尽全力了。

我的表妹埃莉诺·霍姆斯(Eleanor Holmes)——请记住,是我美丽而聪慧的表妹——可不仅仅是一位漂亮的数学天才。她不但检查了每一次华氏度和摄氏度的转换,还纠正了语法问题,并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生物学见解,其中的一些观点我后来发现已由他人正式提出或证实。睿智而优雅的杰夫·施泰因布林克(Jeff Steinbrink),既是一位研究幽默大师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学者,也是一位风格幽默的作家,尽管在逗号问题上失去了幽默感——严肃而无情地斩杀逗号。文中尚保存的逗号完全是我的责任。他在近800条笔记中写下这样的语句:“狮子那份儿的意思应该是‘全部’,而非‘大多数’。”这样的读者你无法支付给他们金钱,只有用爱才能换来这些宝贵的意见。

我长久以来对尼布洛克(Margery Niblock)那锐利的眼神钦佩不已,在对待破折号的问题上她与杰夫同样严格。“我高中的老师教导我们,在需要把意思表达得更清

晰的时候使用破折号。”我如此争辩道。“没关系！”她脱口而出，“我看得出来。”在她几百条笔记中有一条是这样提醒我的：Ping-Pong(乒乓球)首字母要大写。卡珀(Tom Carper)叔叔是一位追求完美的诗人，忠于格式：他在诗歌中力求格式严谨，他检视我的文稿里的每一个词，不许出现任何油滑、俚语化和含有歧义的非正式修辞。珍妮特(Janet)婶婶同样努力不让我产生任何糟糕的个人灵感，她坚称我无论如何都非常出色。这样的支持只有在人类情感的影子市场才能获得。

天使般可爱的伍德(Monica Wood)很清楚地知道，从我们称作“初稿”的“牛粪”中能发掘出什么。她读完第一章后，说出了我需要听到的话：写得太棒了，我应该从桌子下面爬出来，修理修理它。买到一支新口红也能帮上忙。精力旺盛的萨瑟兰(Amy Sutherland)在我最艰难的阶段过去之前，居然一言不发。每天我们俩同时进行的写作任务和网络对话带来的激励和烦恼让多数在家工作者羡慕不已：

本人：你觉得网络智商测试故意给你高分吗？

萨瑟兰：你得多少分？

本人：141分。

萨瑟兰：当然给高了。

我一贯以来的读者、非凡的普拉特(Kirsten Platt)老师，为我的前几章写出了颇有见解、一目了然的评论，有好几个月我一直把这篇评论放在案头。南希·霍姆斯(Nancy Holmes)、塔珀(Stan Tupper)和兰伯特(Dan Lambert)会时不时地跳出来核对文中的事实，只有最具好奇心的人才会这样做。埃伦(Ellen)姐姐请来她的生物学家朋友海斯(Grey Hayes)，他为我撰写第十章关于人类破坏力这个问题提供了

很好的专家意见。

我要深深感谢“女士烤面包和自夸社”及各地的图书馆管理员。

我对丈夫多尔维(John Dorvee)的敬意与日俱增。他对作家是什么还一无所知时,就娶了一位回家。我知道他具有分析能力,所以邀请他来读我的书。事实证明我真是世上最幸运的人。他不但耐心地读完了,而且不可思议地看懂了;他除了长得帅,还是一名天生机敏的编辑。

我说过,我欠了他们很多。

虽然以上提到的各位都无法花钱请来,但有些事情是用钱可以做到的。如果没有我的代理人特斯勒(Michelle Tessler)坚定而充满智慧的引导,我就不会在出版业这条神秘的河流中航行。感谢希格斯(Stephanie Higgs)把这本书售予她兰登书屋的同事,也很高兴吉尔·施瓦茨曼(Jill Schwartzman)愿意并有能力接受它,吉尔的投入的确让它成为一本更棒的书!

## 引言

在那些享有与小孩子“自来熟”美誉的人当中，我算是一个。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朋友们在观察我把他们气呼呼的孩子哄到高兴，或带领这些闹个不停的孩子做游戏之后，经常困惑不已。

对这种现象做出的诚实的解释说出来好像很不礼貌：我与孩子们当然能和谐相处——我一辈子都与野生动物为伴。

我在缅因州的一个小农场里长大。家禽、家畜只是生活画面的一部分。除了家养的牛、马、鸡以外，我们总要养一些更具野性的动物。在这个没有兽医的镇子上，皆为生物学家的父亲和母亲成为治疗和收养动物孤儿的专家。各种动物不断地登门入室。我的家庭照片里有一张我婴儿时代的照片，照片中我的头顶站着一只名叫“也许”的麻雀。“也许”这名字是因它也许可能生存而起，尽管养大后被放生，它仍然常常在门廊前跳上跳下，想进屋拜访一下。“瓦尔”是一只优雅的小猫头鹰，它时常立在我们肩头，锐利的爪子穿透了我们的衬衫，还用喙把我们的头发弄得一团糟。有一只叫“塔米”的金花鼠住在洗手间的笼子里，就在豚鼠的对面。它们俩由于一只鼯鼠而建立了某种联系。鼯鼠是我所知道的最柔软的动物。它白天犯困，钻进我们的衣领，然后滚落到腰间，就像挂在吊床上的一个球；夜晚它则大显身手，飞檐走壁。当一只角鸮来到家里养伤后，洗手间

里众生皆无声息。为了不让它扇动折断的翅膀，它被放在一个旧桶中。每当有人要侵入它的领地时，它便会用镰刀状的喙敲出声响。

我们这些孩子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动物园。那只从巢里掉下来的旅鸫在我啃玉米时会在我肩膀上等待，急切地想从玉米棒中啄出虫子来。我弟弟从一棵中空的树中抓了一只欧洲八哥，养在窗边的一个水果篮子里。我妹妹从鸟巢里掏了一枚热乎乎的海鸥蛋，小鸟和女孩度过了一个故事书里描述的那种夏天，直到小海鸥长大、任凭她如何呼唤也不再从海滨飞回家。我曾经两度饲养失去父母照顾的小浣熊，看着这些惹人怜爱的小家伙渐渐长大。动物的行为和肢体语言对我来说如此清晰，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即可解读。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小孩子并不难相处。他们是本能和冲动还未经驯化的小动物。假如一只动物害羞了，我既不盯着它看，也不伸手抓它，因为这些动作有侵略性；相反，我会把目光转向别处，并摆出亲善的姿态。为了不吓到一个正在走近的小孩，必须要展现积极的情感。当一匹马感觉到骑马者因为害怕而身体呈僵硬状态时，它也会紧张起来，因为它已经进化出了对危险有所察觉的能力。相反，一匹畏惧的马因骑马者的放松状态而得到安抚。小孩子也是一样：他能够观察到其他人的犹豫不定（有顾虑和危险的预兆）。这些我都尽力不表现出来。因此，了解了动物的本能后，就有可能控制它的行为以适应你自己。

当然，孩子和金花鼠是有区别的。首先，孩子是学习专家，一旦发觉自己受到了操控，他们经常会反抗。其次，在人类发育成熟时，我们的巨型大脑使得人与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当你想操控一个成年人的行为时，与他讲道理要比利用他的本能更有成效。

虽然我早期与动物相伴的经验加深了我对人类的认识，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仍然相信，我所属的物种与所有其他物种被一条粗线隔开了。动物是动物，人是人。毕竟在日常的世界里，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让我们的唯一性更加突出，从而弱化了我们和其他所有动物之间的共性。

后来，为了写一本书，我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我家后院的小生态系统。我认识了本地的松鼠和乌鸦、蠕虫和蚂蚁，学习了它们是如何与所在的环境互动的。那本书还没写完，我就转了一圈，研究对象变成“我”这种动物了。我开始思索，孩子和金花鼠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我的意思是，真正的、生物学上的、脑部的、不可变的区别是什么？更加吸引人的问题则是，真正的、生物学上的、脑部的、不可变的共性又是什么？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关于这种叫做智人(*Homo sapiens*)的物种的生物学上的说明。这让我感到无比困惑。

无论何时，生物学家只要发现了一种新动物，他们的习惯是把这种生物剖析透彻，得出一份清晰的信息表。通过专业上的拆分，他们列出腿和牙齿的个数，记录食物偏好，概括出繁殖习性。举个例子，随着这样的生物学描述，一只豪猪出现在我们面前：

**身体描述：**这是一只15磅(约6.8公斤)重的哺乳动物，牙齿大、眼睛小。背上独特的刺能刺破捕食者的嘴。

**习性：**这种动物喜好在树顶进食，也在地面觅食。在现成的岩洞中睡眠。

**分布：**北美洲，包括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冻土地带。

**行为：**这种动物昼伏夜出，几乎独行。与传说中的情况相反，它不能自行折断刺；事实上，假如它身上的刺不

脱落,它会与受害者一直紧贴在一起。

繁殖:胎生。

还有一些关于这种动物的感官、交流、食物、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捕食者的情况。每个物种都经历这样一个程序,形成一套标准档案。这是概括一只动物在生命之网中的位置的很管用的方法。

我读过几百份这样的材料,描述从三趾树懒、九带犰狳到十三条纹地松鼠的种种动物的情况。然而,我从未见到过对于“直立猿”的完整描述。我们智人一直渴望描述自己身外的世界,却一直没有把我们自身的自然史写下来。

这可不太妙。首先,这强化了一种概念,即我们不是普通的动物。人们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好像我们优秀得难以概括。我们能用文字刻画长颈鹿,却不能刻画人类。这对其他物种是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它意味着我们与其他动物不相称。它导致了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不应该与好望角大羚羊和大猩猩相提并论;我们把自己与哺乳动物的亲缘关系割断了。这对我的物种们也是不公平的。

在这件事上也没有必要闷闷不乐。还有哪些事情能比描述人类更有趣呢?你觉得这种动物是什么颜色?说到饮食,地球上有没有我们人类不吃的东西?说到交流,我的微笑或伸出的手掌,是否与黑猩猩做出的类似动作传递了相同的信息?人类能像驴子和马、狮子和老虎交配那样,与其他物种交配吗?

对这个物种恰当的描述将回答这些小问题和一些更大的问题:从动物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谁?的确,我们很聪明——但与谁相比?没错,我们沉迷于交配,但比起其他动物来是更多还是更少?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行为差异很大——但



这很不正常吗？人类是像狮子或熊那样的顶级捕食者，还是必须像瞪羚和兔子那样得时刻警惕身后的敌情？我们能像山羊那样在高山上存活吗？如果能，每个人需要多大的地方？我们之间确实存在很多交流，可是鸚鵡和草原犬鼠也能那样做。我们的行为在极大程度上是以工具为中心的，但是当我们更接近地观察其他生物时却发现，能制造和使用器具的动物名录正在不断增加。

令人高兴的是，人(也只有人)有兴趣分析自己。长颈鹿或希拉毒蜥不会花时间托着下颚，一边观察自己的邻居一边思索，但是，人却以分析自我为乐。我们，也只有我们，想知道孩子和金花鼠之间在哪些方面有关联，在哪些方面毫不相干。